

凡事不如看淡

林清玄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林清玄 著

凡事不如
看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凡事不如看淡 / 林清玄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7.5
ISBN 978-7-5108-5216-9

I. ①凡… II. ①林…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083376号

本书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版权登记号 01-2017-3559

凡事不如看淡

作 者 林清玄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毫米×980毫米 16开
印 张 19.5
字 数 240千字
版 次 2017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216-9
定 价 39.8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一瓣香

镜与花，水与月，本来也不相干，然而它们一相遇就生出短暂的美。

生平一瓣香	003
雪与爱	007
看云	010
月到天心	013
不紧急却重要的事	016
最苦的最美丽	018
清欢	022
一生一会	029
天寒露重，望君保重	032
一步千金	035

第二章 保持梦想的心

只有梦想可以使我们温暖，只有梦想可以使我们希望，只有梦想可以使我们保持充沛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拥有	040
送一轮明月给他	042
人间山水	045
一心一境	049
温柔半两	053
在微细的爱里	056
写在水上的字	058
忘情花的滋味	061
不南飞的大雁	065
保持梦想的心	067

第三章 步步起清风

在喜乐的日子，风过而竹不留声；在无聊的日子，不风流处也风流；在苦恼的日子，灭却心头火自凉；在平凡的日子，有花有月有楼台，随处做主，立处皆真，因为“日日是好日”呀！

一生从容	072
一滴水到海洋	077
无关风月	082
快乐真平等	091
自由人	094
城市之心	100
吾心似秋月	106
步步起清风	114
最后一泡茶	119
承担美好的价值	124
人在江湖	127

第四章 柔软心

有欲念，就有火气；有火气，就有烦恼。
柔软心使欲念的火气温和，甚至消散，当欲念之火消散了，就是菩提。
从烦恼到菩提的开关，就是柔软心。

发芽的心情	132
被失败的苹果击中	138
伤心渡口	140
受苦真好	150
人格者	155
柔软心	158
兵卒无河	163
我唯一的松鼠	174
空白笔记本	180
从最根深处站起来	183
严肃，是一种病	192

第五章 独乐与独醒

只有我们能独乐与独醒，我们才能成为大海型的人，在河流冲来的时候、在池塘满水的时候、在波浪推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包容，并且不损及自身的清静。

欢乐悲歌	198
内外皆柔软	203
卷帘	207
宁静海	215
莲花与冰冻玫瑰	218
情困与物困	225
正向时刻	231
常想一二	237
无事最可贵	239
独乐与独醒	244

第六章 生命的出口

在生命找不到出路时，要后退一步，观照全局。或者，就在静心与观照时，生命的出路就显现出来了。

迷路的云	248
至死靡他	256
失恋之必要	264
生命的出口	269
永远有利息在人间	272
最真的梦	275
我似昔人，不是昔人	280
岁月的灯火都睡了	286
在生命的旅途中	291
素质	297

第一章
生平一瓣香



镜与花，水与月，本来也不相干，然而它们一相遇就生出短暂的美。

那时的我们，似乎只要还有一杯酒、一卷书，

就满足地觉得江山有待了。



生平一瓣香

你提到我们少年时代常坐在淡水河口看夕阳斜落，然后月亮自水面冉冉上升的景象。你说：“我们常常边饮酒边赋歌，边看月亮从水面浮起，把月光与月影投射在河上，水的波浪常把月色拉长又挤扁。当时只是觉得有趣，甚至痴迷得醉了。没想到去国多年，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河水中观月，与我们的年少时光相叠。故国山川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挤扁又拉长，最后连年轻的岁月也成为镜花水月了。”

这许多感怀，使你在密西西比河河畔动容落泪，我读了以后也是心有戚戚。才一转眼，我们竟已度过几次爱情的水月镜花，也度过不少挤扁又拉长的人世浮嚣了。

还记否？

当年我们在木栅的小木屋里临墙赋诗，我的木屋四壁萧然，写满了朋友们题的字句，而门上的匾额上写的是一首《困龙吟》。

有一天夜深，我在小灯下读钱钟书的《谈艺录》，窗外月光正照在小湖上，远听蛙鸣，我把书里的两段话用毛笔写在墙上：

水月镜花，固可见而不可捉，然必有此水而后月可印潭，有此镜而后花可映面。

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

那时我相当穷困，住在两坪大的只有一张书桌的小屋中。我所有的财产是满屋的书以及爱情，可我是富足的。我推开窗子，一棵大榕树面窗而立，树下是种满了荷花的小湖，附近人家都是那么亲善。有时候，我为了送女友一串风铃到处告贷，以书果腹。你带酒和琴来，看到我的窘状，在我的门口写下两句话：“月缺不改光，剑折不改刚。”

在醉酒之后，我也曾高歌：“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那时的我们，似乎只要还有一杯酒、一卷书，就满足地觉得江山有待了。后来我还在穷得付不起房租的时候，跳窗离开了那个木屋。

前些日子我路过那里，顺道转去看那间我连一个月三百元^[1]的房租都缴不起的木屋。木屋变成了一幢高楼，大榕树魂魄不在了，小湖也被盖成了公寓。我站在那里怅惘良久，竟然忘了自己身在何方，真像京戏《游园惊梦》里的人。

我于是想到，世事一场大梦，书香、酒魄、年轻的爱与梦想都离得远了，真的是“镜花水月一场”，空留去思。可是重要的是一种回应：如果那镜清明，

[1] 此指我国台湾地区流通的货币，下同。——编者注

花即使谢了，也曾清楚地映照过；如果那水澄澈，月即使沉落了，也曾明白地留下波光。水与镜似乎都是永恒的事物，明显如胸中的块垒，那么，花与月虽有开谢升沉，都是一种可贵的足迹。

我们都知道“击石取火”是祖先的故事。本来是两块没有生命的石头，一碰撞却生出火来，因为石中本来就有火种——再冷酷的事物也有它感性的一面。不断地敲击就有不断的火光，得火实在不难，难的是得了火后怎么使那微小的火种得以不灭。镜与花，水与月，本来也不相干，然而它们一相遇就生出短暂的美。

我们怎样才能使那美得以永存呢？

只好靠我们的心了。

就在我写信给你的时候，脑海中突然浮起两句古联：“笼中剪羽，仰看百鸟之翔；侧畔沉舟，坐阅千帆之过。”

爱与生的美和苦恼不就是这样吗？

岁月的百鸟一只一只地从窗前飞过，生命的千帆一艘一艘地从眼中航去——许多飞航得远了，还有许多正从那些不可预知的角落里飞航过来。

记得你初到康涅狄格不久，曾经因为想喝一碗掺柠檬水的爱玉冰不可得而泪下，曾经因为在朋友处听到《雨夜花》的歌声而胸中翻滚。说穿了，那也是一种回应，一种掺和了乡愁和少年情怀的回应。

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回到小木屋里去住了，我更知道，我们都再也回不到小木屋那种充满精纯的真情岁月了。

这时节，我们要把握的便不再是花与月，而是水与镜，只要保有清澄朗净的水镜之心，我们还会有新开的花和初升的月亮。

有一首词我是背得烂熟了，是陈与义的《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眺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我一直觉得，在我们不可捕捉的尘世的运命中，我们不要管无情的背弃，我们不要管苦痛的创痕，只要维持一瓣香，在长夜的孤灯下，可以从陋室里的胸中散发出来，也就够了。

连石头都可以撞出火来，其他的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雪与爱

终年在冰天雪地里生活，抬眼所见只有一片银白，没有远近，没有距离，没有边缘，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呢？一位朋友对因纽特人的文化与生活很感兴趣，谈到因纽特人的种种，在冬天的冷冽寒风中听起来饶有兴味。

他说，在因纽特的文字中，就有三十个“雪”字，用以分辨那片白茫茫世界里的雪的诸相。在我们平常所知的雪中，因纽特人因为长时间细致地体察，竟能一一辨别出它们在颜色与结构之间的不同。而且，由于环境里只有冰雪一种情况，为了能在语言与文字中准确地表达环境，也不得不发展出三十个“雪”字来。

这真是一个动人的说法，我向来觉得中国的文字结构可因观察力的细密无限延展，可是打开再大的辞典，关于雪的描写也不过寥寥数字，如雪、霏、雹、霁、霜、霰，而且有的字义还互相交缠，比起因纽特人就显得相当粗疏了。因此，我们说因纽特人是世界上最了解冰雪的民族，一点也不为过。他们就在那

无垠的雪中生活，从生活里对雪有了最细微精密的体察。

朋友又说：“因纽特人运用敏锐的观察力，奠定了对地形与风向的惊人认识基础，在外人以为全无辨识目标的单调地方，充满了意义丰富的参照点。在月黑风高的夜晚，连拉橇的狗也没有把握的情况下，猎者仍旧毫不犹豫地出门。他们用皮衣软毛飘动的方向定位后继续行路；他们在雪丘上看出风痕，在雾封的海岸听风向与拍岸的浪声以测位航行（关于风的字眼至少有十二个）；他们在能见度等于零时，听岬角上的鸟鸣，嗅土地与浪涛，感受脸上的水沫与风，以屁股去读风与波涛相互造出的模式。他们告诉你有一只鸟在天上，你硬是看不见，这并非他们生来有非凡的眼力，而是由于他们当下就在体验，一见即成为所见。他们不是观察者而是参与者。”

我们终于知道因纽特人的文字中为何有很多的“雪”字，那是由于他们并不是在观察雪或感受雪，而是因为他们雪中的子民，雪是他们与生俱来的生活，他们的生命里有雪，是一种确实经验的本体。

反倒是他们所雕刻的艺术，人的脸部通常没有五官，因为他们把生活赤裸到最低的要素，艺术亦然。对因纽特人来说，行动的姿势比清楚的五官还要重要，他们不是透过表情来表达思想，而是把思想寄托在行动之中。由于永不止息的行动能抗风御雪，在那块冰雪永不解冻的土地上，风以七十英里以上的时速吹吼。一般人在那里生活久了，血中的白细胞会减少，抗病力会减低，引起缺氧以及全身碱中毒诸病，但是这样的土地却是因纽特人最热爱的。

这种热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雪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东西，婴儿的第一次洗澡是用雪来洗的，死亡时也埋在雪中。

探测了雪对因纽特人的意义之后，我想到我们对身边任何事物的理解几乎